

## 上合組織：命運共同體

崩轍元



綜觀現存國際組織，無論是經濟或政治同盟式共同體，如歐元區、歐盟、東盟、阿盟、非盟等，還是軍事同盟式的共同體如北約、美日、美韓、美澳、美菲等軍事同盟，有哪個算得上是「利益和命運共同體」。由此可見，上合組織作為「休戚與共的利益和命運共同體」，是超越了經濟、政治、軍事同盟的國際組織，不僅是新型的國際組織，是民主化的、平等化、共榮化的國際組織，而且是最具生命力、最具發展前途的國際組織，唯這樣的國際組織才是世界和平發展、穩定繁榮的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上海合作組織北京峰會勝利閉幕，峰會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及其所制定的未來十年的發展戰略規劃，中國在上合組織中的地位、作用及貢獻，既為世界矚目，也為西方側目。

### 上合組織備受新興國家歡迎

十年前，上海合作組織誕生之初，西方國家根本不放在眼裡，認為那不過是「小兒科」式的國際組織，是中俄在拉中亞四個小國抱團取暖而已；中俄兩國為爭奪對上合組織的控制權，勢必引發該組織分裂而短命。十年了，上海合作組織在西方唱衰、詛咒聲中非但沒有分裂，而且發展壯大，並表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上海合作組織從最初五個成員國到六個成員國即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後又陸續增加了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印度等五個觀察員國，白俄羅斯、斯里蘭卡兩個對話夥伴國，到本次峰會又新發展阿富汗為觀察員國，土耳其為對話夥伴國。現今，申請加入上合組織的國家已排成隊等待被吸納。需要指出的是，上合組織的觀察員國被視為「準加盟國」，都在為爭取成為正式成員國加緊活動，其中以印度和巴基斯坦最為積極。這充分說明，上合組織作為一個新型的區域性國際組織，是多麼受歡迎，既為歐亞的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高度重視，也為全球其它地區的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高度關注。

當然毋庸諱言，對於上合組織及此次中國主持的峰會，西方媒體帶着有色眼鏡，用舊腦筋、舊思維、舊觀念，給出了冷戰式的猜測、觀察和評論。從肇始於華爾街的金融危機到現今的歐債危機，致使美歐國家經濟衰退、財政危機、政局混亂、社會不穩定，伴隨國力緊縮，軍力也在緊縮。面對中國、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西方國家尤其美國深感其霸權受到挑戰和威脅。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國出台了旨在維護全球領導地位的新軍事戰略，加速「重返亞太」的戰略重心轉移。對於中俄

及其主導的上合組織未來的發展，美國更深感恐慌，把上合組織視為「東方北約」，認為此次上合組織峰會「對抗美國」的意圖明顯，是在「向西方展示肌肉」。儘管上合組織憲章和中俄兩國外交部多次聲明都強調，上合組織是不針對任何第三方的和平合作的國際組織，不是軍事同盟，也不存在演變成軍事政治集團的可能性，但西方媒體仍然懷疑上合組織的「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其他國家和組織及對外開放的性質」，認為上合組織本質上是對抗美國和西方的「準同盟組織」。

### 休戚與共的利益和命運共同體

客觀地講，西方媒體的看法和分析，也並非全然不對，也有其合理的邏輯。中俄兩國基於共同的地緣政治、經濟和安全利益，針對美國為遏制中俄崛起、維護其霸權的挑戰和威脅，不但攜手，而且團結周邊國家結成上合組織以抗衡美國和西方為所欲為的霸權行徑，此乃是美國和西方威逼出來的戰略選擇和戰略聯盟。上合組織是少有的無美國及其盟友，也無一個西方國家參與的國際組織，因此上合組織的興起、強大，必然被視為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心腹大患。尤其中亞是亞洲的腹地，具有極其重要的地緣、政治、軍事戰略地位，美國千方百計染指中亞是必然的。而今，中俄兩國已經把中亞視為涉及其核心利益的地區，勢將強化在該地區對抗美國勢力的滲透和威脅。在這次上合組織峰會期間，中國公開宣示，決不允許在中亞出現北非、中東那樣的動亂。這清楚表明上合組織中亞四個國家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的安全和穩定是受到

中俄兩國的保護。從一定的意義上說來，儘管上合組織不具備結盟的性質，但具有準同盟的特徵。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主持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二次會議的講話，對於認識上合組織的性質具有深意。胡錦濤指出：「未來十年是上海合作組織發展的關鍵時期。我們要抓住機遇，全面推動互利合作，將本組織建設成為成員國休戚與共的利益和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和諧美好家園，攜手創造共同發展繁榮的美好未來。」本次上合組織峰會已制定了未來十年的發展戰略規劃，顯然其發展戰略方針和戰略目標就是胡錦濤所強調的「將本組織建設成為成員國休戚與共的利益和命運共同體」。這清楚表明，上合組織未來的發展戰略方向和戰略目標、戰略方針和戰略任務，決不是建設單一的經濟共同體或單一的政治共同體，更不是單一的軍事共同體，而是全方位的「利益和命運共同體」，並且是禍福相關、同甘共苦的「命運共同體」。



6月7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與會各國領導人及國際組織代表進行合影。

## 如何看各個「拉布」民調

陳振寧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成員

立法會財委會正在審議新政府架構改組方案，「人民力量」、社民連等卻提出多項動議，進行「拉布」。

究竟市民對新政府架構改組方案有甚麼看法？近日便有幾所機構和政團就政府改組方案同口發佈民意調查結果，上演了一場「民意戰」。概括而言，公民黨和民主黨的受訪者對政府改組方案反應負面；香港民意調查中心的受訪者則正好相反，反應正面。

三者的民意調查都以電話訪問形式進行，但是為何結果出現明顯分別？除了其問題先後次序、具體問題等有差別外，還涉及電話訪問進行方法的問題。

香港民意調查中心的調查方法是「以電腦隨機抽取電話樣本，透過真實訪問員以電話問卷訪問方式」進行，並列明訪問對象為「18歲或以上的操廣東話的香港市民」；公民黨和民主黨的調查則是以音頻電話進行。

若然以音頻電話作訪問，調查結果成疑，至少有以下三個問題：一是音頻電話訪問的成功率不高，接受訪問者大多為有相似背景的人士，例如對該議題特別有意見，所以才按音頻指示，接受訪問，這令調查結果偏向反映相似背景人士的意見；二是該種訪問難以通過訪問員來判斷受訪者是否是次調查的目標人士，例如電話中的聲音明顯是小朋友，但是是次調查的目標是18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這令調查結果的可信性更低；三是該種訪問，受訪者按錯電話鍵，難以糾正其選擇等。事實上，音頻電話訪問實在與專業的民意調查相距甚遠，結果難有參考價值。

一般市民大多只是觀看報道，不會深入民意調查是否嚴謹地進行。然而，作為公共團體，其進行民意調查的目的不應只是為了合理化其政治訴求，而應是真實反映市民的意見。其調查應以最嚴謹的態度進行，其調查的過程和結果都應以最詳細的方法交代，絕不能兒戲了事，這才能讓公眾作出客觀的判斷。值得慶幸的是，是次「民意戰」中，部分媒體能明確標示調查以甚麼方法進行，讓公眾有更多資訊作分析。

從香港民意調查中心調查的結果可看到，59.4%受訪者支持在7月1日前完成架構改組，令整個新班子可在7月1日同時上任；70.7%受訪者不贊成立法會議員用拉布方式，令改組政府架構的方案，沒有辦法在7月1日新政府上任前通過。

當然，依靠較激進的票源的政團可以不理有關結果，因為它們的行動只需取悅小部分人士，便可在下屆立法會選舉裡取得議席。但是依靠溫和、中間票源的政團卻不能對此視而不見，任由被其他政團「騎劫」，流失支持票。

## 英相會見達賴損害中英關係

張敬偉

英國首相會見達賴，由於觸及了中國的核心利益底線，因此中國近日對訪華的兩名英國部長級官員給予外交冷遇。中國外交部坦言，卡梅倫首相不顧中國的反對堅持會見達賴，所產生的後果應由英方承擔。此外，中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此前也取消了對英國的訪問，不排除卡梅倫首相今年訪華的日程會受到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本月14日，英國利茲市又迎來達賴喇嘛，參加一次所謂的民間會議。據英國媒體報道，有傳中國將撤出在該市的奧運訓練基地。按照預定計劃，中國有220名奧運隊員下榻該市，預期將給該市帶來20多億英鎊的收益。另據英國《每日電訊報》消息，因為達賴問題所產生的負面效應，還將波及到英國在華的商業公司。

不管英國是如何的不理解，但有一點是肯定的。英國不僅沒有吸取法德兩國會見達賴的教訓，反而陷入價值觀偏執的魔咒。法國總統薩科齊會見達賴，法國用了兩年時間的努力才修好中法關係；2010年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訪華不久後即會見達賴，被中國人視為兩面派。達賴絕非一般的宗教領袖，而是分裂主義分子。對華外交，無論英國還是歐洲其他國家，都應理解和尊重中國的感受。

號稱「口不落帝國」的大英帝國早就輝煌不再，會見達賴倨傲自大，現在的英國似有當年滿清的顛覆。自以為是的理想主義，在個人品行堅守上讓人感佩，但在國際外交領域則讓人恥笑。當代英國首相，從梅傑(馬卓安)到卡梅倫，似乎都擺脫不了會見達賴的魔咒。但是撒切爾(戴卓爾)夫人，卻對達賴說不。她的理由很簡單，怕影響英國在香港的利益。相比之下，鐵娘子的現實主義外交更具政治家風範，而惟其如此，中英兩國才在香港政權回歸上達成共識實現共贏。

現代國際關係，不管意識形態的高調唱得多響，最終還是要回歸到現實主義利益上來。正因為如此，法國的薩科齊總統最終還是要想方設法和中國恢復正常關係，默克爾也是這樣。卡梅倫治下的英國能夠為了一個達賴和中國較真到底？絕對不可能。這個世界上，只要有常識的領導人，都不會為了某一個人去損害本國的核心利益。在政治家的天平上，現實主義的砝碼從來都抽象主義的理念重要得多。這就是外交的博弈，這就是利益的對沖，這就是實力的交鋒。

## 「一國兩制」與香港優勢

陳志豪 香港青年新動力主席

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相對於內地其他省市，我們有「兩制」的資本主義色彩；較之於國際上其他已發展地區，香港又有「一國」的中國背景。「一國」和「兩制」加起來，完整構成了香港的獨特性和競爭優勢，香港才能夠充分發揮「中國通往世界的窗口」和「世界進入中國的門戶」雙重角色。基於「一國兩制」，香港永遠不可能被複製，香港永遠也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及位置；完整的「一國兩制」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我深信香港市民必然繼續擁戴，繼續發展！

坦白說，香港是塊福地，得天獨厚，我從來沒有擔憂過香港的前景。

隨着國家高速發展，香港毗連內地，位處全國最具經濟活力的珠三角經濟圈內，既有天時又有地利，當香港進一步融入「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我們都清楚，香港經濟只會愈來愈好，壞也壞不到哪裡；另一方面，香港不但沒有負債，更有六千六百多億財政儲備和兩萬五千多億外匯基金資產，是世界上財政狀況最良

好的已發展地區之一；土地資源方面，香港只發展了約三成土地，仍有近七成的土地尚待開發。毫無疑問，香港基本盤穩健，發展空間遠未飽和，加上毗連內地的區位優勢，方方面面大有可為，我們及國際投資者又怎可能對香港失去信心？

### 享受到國家政策的支持

然而，區位優勢及經濟硬件還不算香港最大的優勢。香港最大的優勢及特殊性始終繫於「一國兩制」的政策方針。很多人低估了「一國兩制」的作用，以為此構思只為了保障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其實，這只是看到了「兩制」的部分。從發展方面看，「一國兩制」最大的優越性在於，香港除保留了原來的社會制度，更同時加入了過去所沒有的「一國」元



「一國兩制」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

素。該怎樣去理解呢？在「一國」的框架下，國家為香港提供了「個人遊」和CEPA的方便；在「十二五」規劃中，國家也特別增寫了港澳專章，「支持香港發展金融、航運、物流、旅遊、專業服務、資訊及其他高增值服務業，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國際資產管理中心、高價值貨物存貨管理及區域分銷中心，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增強金融中心的全球影響力」；李克強副總理去年訪港，帶來了36項支持香港發展的優惠政策等等。以上種種，都是「一國兩制」底下，「一國」的部分，如香港未有回歸祖國，國家不視香港為中國的一部分，香港是不可能享受到這些政策支持的。

### 「一國兩制」是繁榮穩定基石

我對香港有信心，這份信心來自「一國兩制」的制度性優越。想想，香港相對於內地各省市，區位優勢何在？香港經濟發達，財政狀況良好，大量土地尚未開發，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放諸於國際，香港並非獨一無二的。可是，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相對於內地其他省市，我們有「兩制」的資本主義色彩；較之於國際上其他已發展地區，香港又有「一國」的中國背景。「一國」和「兩制」加起來，完整構成了香港的獨特性和競爭優勢，香港才能夠充分發揮「中國通往世界的窗口」和「世界進入中國的門戶」雙重角色。基於「一國兩制」，香港永遠不可能被複製，香港永遠也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及位置；完整的「一國兩制」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我深信香港市民必然繼續擁戴，繼續發展！

## 余若薇空降新西 公民黨再生裂變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公民黨早前宣布9月立法會選舉出選名單，黨內最具叫座力的余若薇「突襲」新界西，夥拍同為空降的郭家麒出戰。余若薇稱此舉並非是要保郭家麒入議，而是要為公民黨在新界西取兩席云云。余若薇的說法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誰都知道公民黨在新界西的地區樞紐薄弱，自從原新界西支部主席陳家洛上位擔任黨主席後，公民黨在新界西的樞紐便一直處於「無政府狀態」，地區實力不足，而郭家麒只是政壇舊電池，在擔任立法會醫學界議員期間毫無建樹，也缺乏全港性的知名度，整條隊都是靠余若薇一人支撐。儘管新界西有9個議席，公民黨也不可能取得兩席。況且，如果公民黨真的有志獨取兩席，在現行比例代表制下，為什麼不分兩隊，而要在現任般由余若薇「湊」住郭家麒？

### 過橋抽板犧牲陳琬琛

余若薇空降新西這一路「奇兵」，看來除了民主黨外，令其他反對派政黨都大吃一驚，原因是余若薇雖然聲勢已江河口下，但對反對派支持者還是有一定吸引力，加上新西議席本來已經分佈平均，余若薇空降變相打破了反對派各政黨的勢力平衡。例如在新西實力最弱，形勢最危的「人民力量」陳偉業便對余的空降冷嘲熱諷，其他小黨也是嚴陣以待，以免成為「女神降臨」犧牲品。同時，余若薇出選新西竟然不選擇在區內扎根多年，有一定地區實力的荃

灣區議員陳琬琛，也引發公民黨地區樞紐的反感，認為此舉是「過橋抽板」，有的甚至認為是陳家洛等領導層要整肅新西的地區樞紐，令公民黨的選情再生波瀾。

事實上，陳家洛「上位」之後，公民黨在新西的地區實力基本上以陳琬琛馬首是瞻，陳不但不是公民黨碩果僅存的區議員，而且在荃灣工作了20多年，地區關係盤根錯節，當年帶兵投靠也不過是為了尋求更好的出路。然而，他剛加盟後正值公民黨步向衰落之時，令陳琬琛連軍立法會之夢大受影響。本來早前公民黨已經與「新民主同盟」商議借票出選「超級區議會」議席，並由陳琬琛擔大旗。但最後陳家洛、梁家傑、余若薇等人卻認為陳琬琛難擔大任，貿然將大量資源、人力投于其上，恐怕最終打了水漂，於是在最後時刻改變計劃，並且在李柱銘的牽線下，成功將陳琬琛不參選來換取民主黨在新西不派出三張名單，以便公民黨有機會「插旗」。對公民黨而言，這是一大佔便宜的方案，原因是陳琬琛的勝望本就不濃，現在將他獻上卻換取了新西肥田，是相當划算的建議，結果陳琬琛就修成了兩黨協議的犧牲品。

更令陳心灰意冷的是，當余若薇空降新西為黨員抬轎，論實力、論政治倫理都應由陳琬琛排名單第一名，怎可能讓一個入黨不久，既無地區實力，又無全港性知名度的郭家麒插隊出戰。說到底，公民黨所看重的不過是其醫生的專業身份，深合這班藍血精英的口味，相反陳

琬琛的「區佬」色彩太重，又缺乏專業資格及學歷，怎可能得到黨內領導層的青睞？而且，陳家洛過去曾任新西支部主席，但在區內政績乏善可陳，而他甚少落區的工作也引起當區樞紐不滿，及後他竟可扶搖直上，已令樞紐大為不滿，與陳家洛發生不少爭拗，也令陳家洛難以操控新西的工作。因此，余若薇空降新西，也是有整頓區內樞紐，在區內重新建立自身派系，打的是一石兩鳥的算盤。

### 「萬年老二」不甘為人抬轎

不過，公民黨如此對待陳琬琛，已經引發反彈，陳琬琛公開向領導層叫板，直指其支持者很不滿他只能次次做「阿二」，有人更願他退黨，最終會否幫助余、郭出選，仍要視乎支持者取態。同時，他也不忘指郭家麒未夠班，「這樣（空降）下來是有差別的……街坊不認識他，是他的弱點，不算扎根地區工作……」候選人，（和其他候選人）相比會輪蝕。」對領導層的不滿溢於言表，目的正是要迫使其改變主意。

不過，公民黨至今仍沒有變陣之意，陳琬琛如果不想成為「萬年老二」，恐怕要獨自參選，但此舉又等於是公然與黨對立，在自我前途與黨不退黨之間，實在難以取捨。可以預期，就算陳最終不選黨出選，但要他及其支持者全力為余郭抬轎，只怕是痴人說夢。余若薇空降看來首要處理的，是黨內的矛盾。